

文化人 連亨

獨立思考 尋根問底 去偽存真



▲蕭國健研究歷史態度認真，凡事查根問底，避免人云亦云 本報攝

蕭國健

暢談香港史研究



▲蕭國健部分著作

當人們驚覺古跡快將被拆卸、忙於爭取保留，當許多人以為香港的歷史只有百多年，當香港回歸後人們開始尋根時，蕭國健早已默默地為香港的過去記下一頁頁歷史記錄。這位被學術界稱為「資料王」的歷史學者，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，便開始憑著個人的努力，撰寫數十項歷史書籍及研究報告。

本報記者 洪捷

▲蕭國健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已往深圳探尋歷史足跡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

關注新界鄉村變遷

請蕭國健分享歷史研究的經驗，他馬上想到自己第一篇談香港的論文：「那是一九七九年，在中文大學一個研討會上，講新界村民遷來香港的經過及發展情況，新界鄉村的歷史變遷，這是我最初感興趣的研究方向。」

懷着一股尋根問底的意欲，及逆向思維的好奇心，蕭國健開始了對香港歷史的研究之旅。人們提起香港，總是以「一個百多年的小漁村」、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為起點，但他卻深覺不妥：「一八四二年，香港只是一個小漁村？一個地方的發展不可能突然『爆』出來。我翻查過，這裡之前已有相當的人口，早期的憲報記錄香港



▲蕭國健跑遍港九新界考察史跡。本圖攝於大嶼山的界石碑旁

島有七千人居住，已非小漁村，由這地方起點著手。那時香港的文獻都以英文為主，在研究上有一定困難，但我們反正不是急速完成，慢慢做。」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蕭國健追隨的老師羅香林去世，他繼續發展對本港歷史的研究。香港的華人，早期多居於新界，以耕種為主。蕭國健意識到，追查這些人的來源，要結合鄰近地區深圳、廣州周圍資料，不可孤立立論。他說：「那時很少人研究香港，也很少人教香港歷史，到近幾年才增加了。我在香港長大，並且喜歡到新界各處考察。那個年代如果不是有興趣，我可以打份安定的工作。但我喜歡做自己的事，若要追求舒適安穩，可研究西方歷史，或唐宋元明清，但這樣便難衝破前人走的路。」

在內地剛踏進改革開放的年頭，蕭國健懷抱一腔熱誠，到深圳嘗試探索香港與鄰近地區的關係，讓他有緣分與當地文化界結識，「香港明清時的治安已由深圳的軍事單位負責，可見新界已有一定經濟條件。一九八三年我看見深圳報紙報導，發掘到南頭鄉將府，要重修碑記。那時很少人上去，當地未有深圳文化局，但我別無他求，亦沒有政治背景。來自廣州的研究人員一起，在簡陋的環境下工作，很辛苦。我們一起調查，走過深圳，發現新界與深圳真有很大關係，新界村民大都從深圳或內陸遷移過來。」

出謀劃策普及歷史

歷史的記錄，可以一頁一頁翻下去，無窮無盡，更多發現，帶來更多喜悅，也令他更加著迷。新界家族的研究有了眉目，蕭國健又在過程中發覺家族與人口發展及治安有關，連帶到他的興趣發展至軍隊、基地、炮台。九十年代，他獲得當時的市政局資助，研究香港東沿海明清軍事設施，由本地發展至沿海，得到內地博物館支持，由深圳到福建，開平碉樓等。當時旅遊界還未注意到這些早已存在的建築物，當地人與之日夕相處，卻沒有發現其特別之處。與此同時，蕭國健知道香港將要回歸，便借計劃之名研究香港軍事設施，了解香港海防軍事遺跡。當時英軍已撤走，在軍部幫助下，他得以到海防軍事基地。如未開放的昂船洲，蕭國健亦有機會去考察炮台位置。

除了研究，蕭國健亦為本港普及歷史文化而出謀劃策：「回歸後，我參與設計發展新界龍躍頭文物徑。以前參觀文物建築是開車去看，以點發展。我到外國旅行時，發覺

是以線來發展，如在埃及沿著尼羅河參觀，內地也是這樣。我很反對旅行團在車上唱歌，這與旅遊有何關係？旅行也要學習知識文化，參觀文物徑，導賞員可在車上介紹香港文化，到達參觀地點後，介紹當地建築文化，入屋則介紹生活文化。」蕭國健本人亦常擔任導賞員，帶領學生、觀眾認識歷史文化。

蕭國健又參與設計專題研習課程，讓學校老師與學生就有關歷史的題目去探訪、考察，另外也請家長幫手，成為親子活動，如訪問南北行、田野考察等，「這些設計遇到一些困難，例如很多人覺得學生去考察、訪問會有危險。後來這些活動發展成通識教育，由點發展成線，除了龍躍頭，還有錦山、屏山都發展成文物徑，又有中西區史跡徑，當時不理市民反對而推出，至今已十多年了，更由線發展至面，例如中環整個區域。」

足跡遍及香港內地

蕭國健能為香港的古跡旅遊想出許多發展的意念，其實是反映了他對歷史研究的愛好，滲透至生活中。他告訴記者，無論放假、旅行，所做的都與研究有關，他的足跡遍及港九新界以至內地：「各地與香港有關的歷史建築、遺跡，我都去參觀，例如杭州秋瑾墓，秋瑾雖與香港無關，但辛亥革命與香港有關；又例如遊紹興，我會到蔡元培故居，因為他的墓葬在香港；又例如孫中山的革命思想，很多人以為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在香港求學時開始建立，但他未來香港之前，在翠亨村居住時，已有一位老者在樹下講太平天國的故事給孫中山聽。我查這老人的資料，原來是孫中山的叔公，參加過太平天國，殺了清兵才回到翠亨村。其實，孫中山自小就被叔公灌輸反清思想。」

蕭國健說：「我研究歷史，不受受人牽制，否則便不是研究。香港歷史那麼久遠，總有個根，我不只看果。」

親身經歷了回歸前後，蕭國健也體會到人們對本港歷史的不同態度：「回歸前是自己行路，沒有其他人參與，好少人進行本地歷史研究，甚少教育界、政府支持，以致香港人甚至連自己的祖國也不認識；回歸後，社會有所改變，日益注意文化發展，漸漸有人投入這方面的探索，政府亦開始主動推介國民教育，明白要認識自己國家的文化。現在政府推行國民教育，有人認為等如愛國教育，我



▲蕭國健與考察團攝於珠海陳氏宗祠前

看未必，國民教育只想每人有國民思想，對國家有承擔，而不是盲從，這和對家庭的觀念一樣的。而提倡通識教育，也是要學生別死背書，要自己找出真相。」

蕭國健曾將人們誤以為港島有「四環九約」，更正為只有三環，沒有西環；又指出林則徐不是「燒」鴉片，而是「銷毀」鴉片。這些例子都可讓人了解到蕭國健從不人云亦云，具自我分析能力，尋得真相、排除謬誤，是蕭國健研究歷史的最大收穫：「講自己想講，更正別人的錯誤，很開心。」

四項剛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傳統活動，包括長洲太平清醮、大澳端午龍舟遊涌、大坑舞火龍及香港潮人盂蘭勝會，蕭國健都有參與其中，提供歷史研究、資料搜集等工作。由此可見，發掘出歷史價值的文化寶藏，不僅令蕭國健開心，亦讓香港人開心。



▲蕭國健收藏的納西族東巴文書法

身兼多職 專攻港史

現年六十六歲的蕭國健，雖過了退休年齡，但他笑言，只要有需要，依然願意繼續教學。蕭國健表示，以往的學校較少注重本地歷史研究，因此這方面的人才較少，他由一九七五年起在珠海學院任教至今，現在還於中文大學、香港大學講學。

蕭國健為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歷史研究所暨中國文學系教授，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，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，香港皇家亞洲學會名譽研究員，香港考古學會名譽研究員，康文署專家顧問（本地史／軍事史），古物古蹟及非物質文化評審委員會委員，以及香港歷史博物館、香港海防博物館、深圳市歷史博物館、深圳市中英街歷史博物館名譽顧問。

蕭國健對本港歷史研究及推廣的貢獻，令他獲得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、民政事務局長頒授嘉許狀。

蕭國健的學術研究領域主要包括香港與華南地區之歷史與文化，其代表著作包括《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》、《香港

歷史與文物》、《香港：從遠古到一九九七》（與湯開建合編）、《香港之海防歷史與軍事遺蹟》、《香港新界鄉村之歷史與風貌》、《香港古代史（修訂版）》、《粵港中西古炮》、《香港新界之歷史與鄉情》、《香港新界之歷史與文物》、《香港廟神志》（與謝永昌合著）等。



▲蕭國健往埃及旅遊帶回來的草葉紙畫作



▲蕭國健與考察團往珠海陳氏宗祠觀看展出的牌匾與墓誌銘



下周三刊中國哲學學者鄧立光專訪

美術編輯：羅榮宇
責任編輯：王鉅科